

纸上欲望

孙玉祥
著

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

有些事，
你不能往细了想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十年大書局下的文人

黃子明

紙上微塵

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

孙玉祥
著

纸上欲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上欲望：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 / 孙玉祥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308-13356-2

I. ①纸… II. ①孙… 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1910 号

纸上欲望：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

孙玉祥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卢 川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3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356-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自序

“纸上”都有什么“欲望”？

这话得从两头说起，从作者方面而言，写“纸上”的文章总有他的“欲望”：或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比如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或为了表达某种卑微的情绪，比如其弟曹植所谓：“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无论崇高还是卑微，作者总是希望读者从其文字中读出自己的用意来。

而读者读这些“纸上”的文字，却又总抱着自己的期待视角与目光。当年，钱锺书在拒绝一个英国记者对他的采访要求时，有这样一段名言：“如果你吃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没有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可我读书却爱反其道而行之——从小时候开始，读书，尤其是读到感兴趣的书时，我总爱在欣喜若狂之余，推想书页后作者的一切：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这样写？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么？他有如何的人生经历？他的为文与为人是一致还是背离？钱锺书在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

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我的读书习惯就是想通过作者的“几篇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来探究作者“留下的好多空白”，甚至他整个人生这部“大书”。这种习性保持到现在，其成果就是集子中这些七长八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角不一，取意各异，表达也各具机杼，但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纸上的文字，来阅读作者这部人生大书——如果不客气点说，就是杜甫所谓“读书破万卷”的“破”字所在。

更值得庆幸的是：从章太炎到余秋雨，这一百多年来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各式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何其丰富的“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通过对这些“散文”的细读，了解他们，读破他们，当是多么有趣与无边的“欲望”？

集子中的这些文章大都是我这十年写的，其中一些分别发表在《闲话》、《悦读》、《同舟共进》以及《羊城晚报》上。在此对这些报刊对我文章的青睐，深表谢意。当然更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谢焕编辑的慧眼和杨利军编辑的用心——没有他们，我这些七七八八的“纸上的欲望”是无法以这么整齐清新的面目跟大家见面的。

2014年4月12日 广州

目 录

狂狷

章太炎吃人不嘴软 / 003

章太炎打架 / 006

鲁迅不担虚名 / 008

黄侃偏要进门 / 011

黄侃、刘文典的牛劲 / 014

钱锺书·胡耀邦·文怀沙 / 019

两种名士风度 / 024

名人偷跑 / 028

当年教授判试卷 / 031

那时教授的分量 / 034

民国那些教育家们 / 036

李敖说的和做的两场“黑吃黑” / 039

识鉴

- 章太炎与谶言 / 045
梁启超薪尽火传 / 047
轿夫该哭还是笑? / 050
文化太极——略说鲁迅与钱锺书 / 053
有些事，你不能往细了想 / 059
重温鲁迅遗言 / 062
周作人与吴梅村 / 067
钱锺书对“祸从口出”的警惕 / 075
钱锺书的好记性从哪里来 / 080
小波的“伟大” / 083

真执

- 马君武被骗 / 091
鲁迅与钱玄同笔名之争 / 095
鲁迅眼中的人力车夫 / 099
鲁迅会跟“闰土”一起住么 / 104
“我听别人说的” / 108
阿Q画圈 / 114
吴宓之“笨” / 117
假如沈从文做了小偷 / 122
林汉达：博士的故事 / 126
直截了当 / 129
文人广告 / 132
那些值得追怀的插话者 / 135
夏衍不作假 / 138
黄裳是谁的裳 / 141
梁漱溟享受的“雅量” / 144

假谲

周作人：知难，行亦不易 / 151

章士钊的学问 / 158

“胡萝卜”、“大棒”之外 / 161

曹聚仁之“妄” / 166

老舍的《春华秋实》与“大炼钢铁” / 174

余秋雨与周汝昌 / 181

纠结

鲁迅洗脚洗出的问题 / 187

刘大杰古文标点冤案 / 192

钱锺书不厚道？ / 195

鲁迅与酒 / 199

钟叔河对鲁迅的无名火 / 202

鲁迅与池莉的距离 / 212

季羨林与钱锺书曾经的“堕落” / 215

那些“被死亡”的著名作家 / 218

如何造名 / 228

雅量难得 / 233

一代不如一代 / 236

后记：为什么是“文人”？

狂

狷

章太炎吃人不嘴软

2002年第3期《书屋》上一篇叫《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的文章，在谈到章太炎的“败笔”时，认为是他“攀附权贵”。其主要依据是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时，门前冷落车马稀不说，经济上也陷入困顿。恰在此时，他的一个侄子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而向他求救。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却一点也没有，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上海的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这杜月笙见海内外驰名的大学者也向自己输诚，当然喜出望外，赶紧出面，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此事摆平，而后趁热打铁到苏州亲自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还给了他一张银票，解了太炎先生的燃眉之急。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震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不过，在我看来，这不算什么“败笔”：首先，在当时的中国，法治败坏，作为无权无势的学者，章太炎借助杜月笙的力量以黑吃黑，这没有什么不对。其次，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也不算什么失德之举，哪怕对方是“地痞流氓”——因为章太炎本来就是一位史学家，为历史存真



章太炎

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如果他在为对方修家谱时伪造历史，胡乱吹捧，那可以算他的失德，可作者并没有能够指出这一点；而且，以太炎先生的人品论，他也断不至于如此，所以说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显然言之过重！

在章太炎的生涯中，倒还真发生过吃人不嘴软的情况。

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虽然没有亲与其事，但是由于曾和梁启超主持过《时务报》编务，

又发表过许多反清言论，极有可能受到牵连，于是他携家人南游台湾以避风险。当时台湾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日本已数年。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藤栖霞对章太炎的学问十分景仰，就将他介绍给了当时台湾第一大报《日日新闻社》的社长守屋善兵卫，聘他为该报汉文版主笔。这家报社作为日本“总督府”的机关报，其使命当然是宣传日本政令，推行殖民政治，奴化台湾同胞，瓦解其抗日心理。章太炎作为避难者，可谓端人饭碗寄人篱下，按理说只能顺应对方苟且偷生，可他照样吃人不嘴软地在报上尽吐胸中块垒，不平则鸣，积怨则宣，哪管你日本人的政治目的何在，文化任务何为！而且，他的文字古奥，一派汉学大师风范。日本人见了当然不高兴。于是该报总主笔木下新三郎就来提醒了，他不好一来就指责章太炎文章的内容，便道：“章先生，你的文章是写给自己读的，还是写给社会广大读者读的？”章太炎道：“当然是写给大家读的。”“你的文章写得如此艰深难懂，别人怎么了解？”木下新三

郎旁敲侧击道。章太炎一听这话，怫然不乐，马上回敬：“世人知不知，解不解，我可不管；我只管吾文之善不善。苟文善，会当有知之者。”这哪有寄人篱下的模样？简直就是主人嘛，气得那主笔直哆嗦：“你如此执拗，不讲道理，我们怎么共事？”可章太炎不管这么多，依旧在自己的版面上古趣盎然，对日本治台政策也多有抨击，指责督府官僚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云云。这一来，后藤也坐不住了，他找来守屋善兵卫道：“太炎的文章要密切注意，不要文稿一来马上就发排。他的文章波澜壮阔气势万钧，又每每对我们不利，一旦登出，岂非自掘坟墓？我们邀请他来，可是为我们效力的。”守屋回去，自然教训章太炎一顿。可太炎先生何许人也？虽然端了你的碗，可照样不服你的管，还是我行我素，大写自由文章。守屋再次受到总督府责备后，便叫工友去把章太炎叫来。可这一叫又叫出来了故事。工友见了章太炎后说：“社长叫你去一趟。”太炎听后，冷冷一笑，信笔写了一张字条叫工友带给守屋。守屋一看鼻子都险些气歪，那字条上写的是：“你为什么不来？难道不知道‘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的道理？”这下，他去见章太炎了——不过，可不是为了“趋士”，而是大声对他咆哮：“你这样傲慢无理，不懂事理，我想你是不想在台湾待下去了，也不想在本社任职了。既然如此，你请自便吧。我们不再留你。”章太炎被逐，当然不高兴，然而也只好悻悻道：“看你这嘴脸，还叫什么善兵卫？分明是恶兵卫嘛。要走我自己会走，干吗这样穷凶极恶地下逐客令？”就这么着，他离开了台湾，流亡到了东京。

章太炎在台湾时的境遇，显然比他在苏州时的情况要糟得多。彼时，他尚能吃人的不嘴软，同日本人叫板；此时，他又怎会因杜月笙的举手之劳与区区银票而曲学阿世呢？

章太炎打架

民国初年大名鼎鼎的章太炎，既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又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家，还是特立独行的章疯子。关于他率性使气、我行我素的故事，所在多有。这里介绍一个他早年在东吴大学任教时发生的一起打架事件。

据说，在东吴大学任教时，他最爱的活动是在黄昏时分与好友一块儿踏着夕阳的碎金散步闲聊，或到学校旁边的茶楼泡上一杯浓茶，一边品茶，一边讨论学问。这天，他又和自己朋友黄摩西^[1]一块儿来到一家叫“半露阁”的茶楼饮茶。当时，那里已有两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先在座品茶吃瓜子。章、黄二人进来坐在他们身边，见桌上有瓜子，章太炎毫不客气，抓起来就吃得不亦乐乎，一边吃一边还旁若无人地与黄摩西畅谈起来，一点也不理会瓜子的主人。见碰到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主儿，那两人也只好苦笑一下，继续自己的高谈阔论。其中一个说：

[1] 黄摩西（1866—1913），江苏常熟人，字慕韩，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小说理论家，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型工具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编纂者。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使功不如使过’一句，也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另一个考虑了一会儿，犹豫道：“我也不知道出自何典——是不是西洋典故？”这下，嗑人家瓜子嗑得津津有味的章太炎勃然大怒，瓜子也不嗑了，腾出嘴来就厉声呵斥：“亏了你们两个还是读书人，就算《后汉书·独行传》没有读过，也该读过阎若璩的《潜邱劄记》吧？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入过目，算什么读书人？还出自什么‘西洋典故’！居然有脸在这大庭广众中高谈阔论，怎么连藏拙这种道理都不懂？！”这两人见这家伙吃人的不嘴软不说，还这么出口伤人，恼羞成怒，反唇相讥：“我们不是读书人，可我们知道读书人的基本礼节——别人的瓜子，我们还不至于抓起来就往自己嘴里扔！简直跟土匪一样。”“什么？你敢骂我土匪？！”读了一肚子书，自以为是是中国最不折不扣“文人”的章太炎居然被人骂为“土匪”，当然更是生气，于是文人也不做了，一把就揪住对方的衣襟——事到如今，只好以武力决胜负了。四人开始为尊严打成一团，打斗中，章太炎连自己手中那把心爱的纨扇都打断了，也算是全力以赴了。

打架固然不对——可为学问打架，却只有章太炎这样的大学问家干得出来。此亦斯人而有斯疾也！

2002/9/10

鲁迅不担虚名

《红楼梦》中，那个既美丽又自信的丫鬟晴雯，因为生性耿直，不为王夫人所喜；又因为跟混世魔王贾宝玉关系不错，更被唯恐自己儿子给丫鬟勾引坏了的王夫人骂作“狐狸精”。后来晴雯被赶回了家，在病床上辗转待死。贾宝玉这天放不下这个曾经与自己关系很好的丫鬟，就找到了晴雯家。一番问候后，见晴雯来日无多，就问她还有什么临终遗言。晴雯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有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然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今日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

我想，任何人，尤其是读书人，读到这么一段，都会怵然而惊，幡然而悟：晴雯的覆辙我可不能重蹈！以后要碰到这类做了君子却被人视为恶人的事可别犯傻，干脆就连那君子都不做了，直截了当做人得了。